

《神學論集》全部150期的「總跋」

天意莫測

梵二40年回顧後的前瞻

張春申

二十世紀時代，由於教宗比約十二長期在位，且「熱心」保護傳統，因而神學界一片安靜，可謂沉悶的士林主義時代。雖有一度在西歐、法國富維愛神學院的復興教父思潮，以及奧地利神學院的「傳報」新思潮，一般說來，神學家多受打壓、動彈無效。

直到比約教宗去世，選出了若望廿三世，他雖年老當選，然而一方面他自己諳熟教父思想，另一方面他也歷任聖座外交使節於中東，曾與東正教會往來。於是，由於他特殊的背景，不只與教父時代之思潮，而且又同東方教會有實況之接觸，立刻呼號教會，回溯泉源，同時打破疆界，立刻產生一股現代化的聲浪。長期未召開的大公會議之門，被他敲出開放之音，於是梵二大公會議應運而生。但他卻由於年邁而去世，由教宗保祿六世繼任伯鐸職任，完成現代教會革新的願望。梵二大公會議以1965年12月8日之《告世界書》結束。此刻，在它四十週年紀念的時代，我們輔大神學院自菲律賓遷來台灣，也正值四十年，不免引起聯想，神學隨筆僅是思念之一而已。

其時台灣的主教團幾乎多是出席過梵二大公會議之神長：南部的碧岳神學院，以及此後的輔大神學院，多受梵二思潮之影響，為光復以來的台灣教會引入大公會議的文獻、神學，及牧靈福傳思潮。兩次福傳大會以及輔大神學院歷屆的神學研習會，多為梵二大公會議做出本地化的詮釋。為此，自追隨梵二大公會議的思想而論，我們並未忽略，而且至今依舊念念不忘。

然而此已歷經四十年了；而現任教宗本篤十六世則是梵二大公會議時代神學家的碩果僅存。於是，處於今天所謂「後現代」，天主教的神學又將以何種面貌出現於世，實難肯定，誠是天意莫測，更不敢預料。

不過也有一絲微弱的聲音，正在教會中呼出，那即是召開一次大公會議，面對「後現代」的世界，說出先知性的訓導。這未嘗不可能。的確，當今教宗本篤十六世年近八十，可以有待於他嗎？若望廿三世不也是如此嗎？這我們得期待天主聖神之風了！